





從漕河至北京路程

京城四十五里通州 十五里張家灣 登舟

泗 廿里漕縣 廿里和合驛 廿里蕭家林 十里李完

署口 十里靳家庄 十里紅廟 廿里河西務河西驛

屬武清 四十里蔡村 十里白廟 十里蒙村 十里黃

家務 十里楊村驛 屬武清 廿里滿溝 十里桃花口 十

里尹兒灣 十里丁字沽 十里天津衛楊清驛 屬武清 有戶關

三十里楊柳青 廿里新口 廿里瀆流 屬靜海 十八里

靜海縣奉新驛 四十里唐官屯 三十里流河驛 十

里馬廠 三十里清縣 三十里興濟縣乾寧驛 四十

里滄洲 長蘆監運司 十里東岸 廿里磚河驛 屬滄洲 十五



開字碑文作

里石窩完

廿里薛家窩

廿里齊家堰

本七家堰因七

家堰為齊

廿里泊頭

新橋驛屬交河

廿里油坊

十里下店口

十五里東光縣

三十里蓮兒窩驛

屬吳橋

四十里安陵

三十里桑園驛

三十五里老君堂

三十五里德

州驛德水

四十里四女祠

三十五里故城縣

州屬河間府景州河東屬德

州驛武

三十里鄭家口

三十里甲馬營驛

城屬武

四十里武城縣

三十里渡口驛

屬臨清

五里油房

十里密廠

四十里臨清州

兩關一在上開下

三十五里戴家灣

三十里魏

家灣驛清陽

十二里土橋

十五里梁家鄉

二十里新開城屬聊

二十里東昌府通濟橋

開在府城東崇武驛

十八里李海務

屬聊城

十三里周家店

屬聊城

十五

里七級上下二間

屬陽穀

十五里阿城上下二間

屬陽穀

八里荆門上下二間

屬陽穀在開東北四十里

十二

里張秋

十二里沙灣

廿里戴家廟

開屬東平

廿五里安山

三十里靳家口

屬東平

平。此地在西與梁山屬壽張

廿里袁家口

屬汶上。汶上縣在開東二十五里

鄆城縣在此地東一百三十里

十八里開河

屬汶上

十里北柳林

五里南旺

五里南

柳林開

十里市前鋪

屬嘉祥其開屬汶上

三十里火頭灣

三十里濟

屬鉅野有耐勞坡安居

寧州天井

在城開

五里趙

曲阜音去武

火頭灣西去
嘉祥縣二十
里去鉅野縣
七十里去東
嶧山百里

淮安自板開至
 新庄一帶即宋
 所謂沙河永樂
 中平江伯陳瑄
 因尋故道開清
 江浦五十餘里
 四開以通漕

村開 五里石佛開 十里新店開 五里新庄開 十

里仲家淺開由有仲廟 五里石林開疑即師 五里魯橋自

井開至此 七十里棗兒開又名棗林 十二里南陽開屬魚

十八里利建開又名里店 十二里邢庄開屬魚 四十五里

宋家開即林梅開自南陽 三十五里楊左開 十里夏

鎮開泗亭驛屬沛縣有戶工二閘此地 七十里

八開名韓庄有開引湖水入漕河中 十八里七開得勝

十二里六開橋梁 六里五開萬年 十二里四開丁家

六里三開頓家 八里二開候遷 十二里一開臺兒庄

屬開至此皆 三十里沭口有水口自東來 六十里猫兒窩有水

三十里窑灣口此有水口自蒙山來 三十里劉家口 十里馬湖

店 四十里董家口出河 二十里宿遷縣在河北沂自

淮在此照票至 十里小河口 十里陸家村 十五里白

洋河大鎮之南 二十里古城小鎮之北 三十里崔鎮在河

岸屬 廿里滿家灣 廿里桃源縣在河南西岸河自董

南每數里一折至此 十五里張泗冲屬桃 十五里三

又折而東○桃源驛 十五里張泗冲屬桃 十五里三

岔在河北 三十五里清河縣清口 十二里清口收河

清河 三里天妃開屬清河亦 十五里清江浦有戶工二閘

風下有開 十五里淮安開府城外有戶閘今移 十五里淮安

府淮陰 四十里平河橋 十里涇河 三十里寶應縣

驛 二十里劉家壩有湖 二十里汜音水鎮 二

十里界首驛南七里有湖 二十里六安開 二十里清水

丹陽縣東有七里橋從此而南則至奎壇奔牛另有口子可出孟河至江

潭 二十里高郵州 三十六里露筋廟 三十里邵伯

驛 六十里揚州府廣陵驛 三十里瓜州鎮上下二閘

口出江 鎮江府丹徒縣京口驛 進京口上下二

徒鎮 三九新豐鎮 五九丹陽縣雲陽驛 東門 五九

呂城 二九奔牛 十五里洞子河 十五里常州府毘

驛 二九七字堰 一九橫林 三九洛社 十五里高

橋 十五里無錫縣錫山驛 三九新安 二九望亭 二

九滸墅關有小閘 二九蘇州府姑蘇驛 一九減度橋

四九吳江縣 二九八尺 二九平望驛 三九王江涇

三九杉清閘嘉興府

附書漕河路程

鍾吾驛六十里至直河驛屬淮安邳州宿遷縣

曹家店 莫家庄 十里至皂河淺 二十里至龍江淺 十

至

直河驛六十里至下邳驛屬邳州

直河巡司驛對岸十里 沙防淺睢寧地方 匙頭灣十五里

下邳驛六十里至新安驛屬邳州

圮橋遺跡 在城內 張子房授書樓 四十里至新安遞運

所

新安驛六十里至房村驛屬邳州

馬家淺二十五里 雙溝淺二十五里 黃河嘴 房村集 二十

五里至

房村驛七十里至彭城驛屬徐州驛在北岸

呂梁上下二洪新立城小洪在工部分司前洪口集五里至

黃鍾集

彭城驛一百五十里至夏鎮屬徐州

泗亭驛驛沙河過徐州洪 桓山即宋桓也 鏡山鎮

茶城口 中閘此以下係新河萬曆年間開 內華閘 牛角灣

丁家淺 荳腐店 高皇廟

邊海郡邑衛所

海自雷州府始迤內地迤東而肇慶之清朗廣州之新寧

惠州之平樂及漳泉之金門銅山興化之平海福州之禺

安溫州之蒲門迤北而台州之隘頑寧波之大松等衛至

寧之東北為定淨龍山而海岸西折至觀海為寧之西北

三山為紹之東北壤地相接此東南海岸第一口也界中

為錢塘出海之處其北則杭之海寧嘉之海鹽澈乍及松

之金山衛而海岸又北歷青浦上海及蘇之吳淞嘉定而

海岸又西其南北對峙者南則常州之江陰常熟北則通

州泰州此東南海岸第二口也界中為長江出海之處然

崇明海門兩岸會哨故鎮江金山得恃無恐迤北為淮安

為河濟出海之處然波勢衝激帆檣難集又迤北為青州
登萊外護賊不敢舍舟就陸棄長技而敵騎兵也又迤西
北為濟南之 等縣會通在出海之處則天津重守所
不可頃刻弛也至如東北遼東則衛所聯絡大洋曠絕且
石磯暗礁海道難犯籌海者所不必計也總之天下濱海
之罷除雲南荒徼自雷州起至遼東延袤萬里歷省六郡
二十有四其他衛所不計焉出海要口有四其他支河雜
港不計焉

沿海郡邑

江源起自四川岷山東南而至成都之新繁縣分而為二
環成都而合於新津南行而至叙州府東折而至重慶接

漢支流又東而至瞿塘此江流川中地也出瞿塘而為夷
陵為襄陽為荊州至桑鎮而與漢水合迤東為承天之景
陵為德安雲夢為黃為蘄至黃梅至小孤山江勢遂折而
南環安慶而北至濡湏口而東為和為儀真為揚為通為
泰此沿江北岸一帶地也其在南者荆之枝江松 與襄
陽對公安石首與荊州對漢陽一云漢陽在江武昌與德
安黃州彼此遙映九江池州與蘄州安慶門戶相當至蕪
湖一邑為江流環折之衝北接和州西控無為誠南北之
要津也自此而東則龍盤虎踞金陵之形勝為雄舟車駢
集鎮江之衝要為最所賴江陰靖江與通泰相映為長流
萬里之關鎖此沿江南岸一帶地也以上二條係
子與所輯

湖廣黃州府北與汝寧府交界東與廬鳳二府交界西與漢陽府交界南與武昌縣隔江相對

由廣州至南雄十二站計一千一百六十里經三府廣州韶州

南雄八縣地方番禺三水清遠英德曲江始興保昌上水十六日

由南雄過嶺至南安一站計一百二十里歷一日

由南安至江西省城十六站計一千四百四十里經五府

南安 贛州 吉安 大庾南康贛縣萬安 臨江 南昌 大和廬陵吉水峽江

新塗清江豐城南昌新建下水歷十一日

自南昌府至南京十五站 鄱陽湖分東西二湖西路徑

而平東路曲而險但冬月水淺西湖難行二湖至鷹嘴口

乃合路至九江府湖口縣入楊子江安慶 太平 池州 應天

丙午公車日記

十一月廿六家中起程晚宿新帶 廿七至平湖

廿八自平湖開船到嘉興 廿九停船嘉興

三十同嵩來自嘉興開船晚泊王江涇

十二月初一至蘇州 初二泊舟閶門外遇沈平遠王

錫九 初三至無錫 初四至常州 初五至

呂城 初六至丹徒 初七在丹徒因糧船挨擠

步行至鎮江渡江至瓜州復步行至陳家灣雇小船更

餘至揚州驛子行侯海如家時福建葉諱孚晉太倉張

諱為煥顧諱梅同寓 初八在驛子行寫驛因進城

觀覽驛價六初九自揚州起程至邵伯鎮遇元閻昆李

初十至高郵州打興始遇趙翼行遂訂同行晚宿界首
十一至寶應打興宿平河橋 十二至清江浦渡河宿
王家營 十三宿新集舊路從魚溝至新集近因河
決舊路不通西至桃源河東過渡始得至新集 十
四仰化集打興宿：遷按碑記宿遷在春秋為鍾吾國
今屬淮安 十五峒崕集打興此地屬宿遷有峒崕
山地以山名也宿紅花埠此地屬邳城縣為江南山東
兩省分界之地 十六邳城縣北關打興縣北多小
水皆有橋可過宿李家庄此地屬沂州沂水在其旁是
夕遇張介石 十七過沂河橋行四十里至沂州又
行三十里至鴉庄打興又行二十里宿伴城鴉庄伴城

皆沂州地也

十八行四十五里至青駝寺打興又

四十五里宿堞庄青駝寺屬沂州堞庄屬青州沂水縣

十九行六十里至蒙陰縣打興又四十里至整陽

整陽濟南府新泰縣地也整山在其西北國語魯有具

山整山疑即此山

二十行二十里至新泰縣又二

十五里至翟家庄打興又三十五里至羊流店羊流晉

太傅羊叔子故里也其地有玉皇閣登高遠眺徂徠新

甫兩山秀錯汶流繞其南雲整峙其東亦一佳境也翟

家庄羊流皆新泰縣地

廿一行三十里至化馬灣

又二十五里至崔家庄打興又四十里至泰安州化馬

灣崔家庄皆泰安州地

廿二行五十里至店苔打

見縣志始知齊河
東門外大橋下即
古濟水

尖又十里至長城鋪又四十里至張夏店三地皆長清
縣屬也張夏店東北去濟南府城八十里 廿三行

五十里至杜家廟打尖又二十里至齊河縣又三十里
至晏城鎮晏城相傳為晏平仲之采邑屬齊河縣杜家

廟屬長清縣 廿四行四十五里至禹城又十五里

至劉普站屬禹城打尖又四十里至平原南二十里鋪

廿五行二十里至平原縣又五十里至黃河涯打尖又

三十里至德州渡衛河而西北行二十里至留智廟衛

河為漕艘往來之路今因冰凍有浮橋可渡留智廟屬

德州其北即屬景州為山東北直交界之所廿六行四

十五里至景州打野尖又三十里至漫河鎮屬阜城

又二十里至阜城縣 廿七行四十里至富庄驛屬

交河縣又三十里至單橋打尖又十二里至獻縣又二

十八里至商家林按碑記獻縣古壽陵地其南十餘里

有河曰滹沱昔民有單姓者建橋利涉因以名其地云

單橋商家林皆屬獻縣又按碑記獻縣三面距河今縣

北十里有減家橋其水疑即滹沱也 廿八行三十

里至河間府又二十里至河間縣二十里鋪打尖又三

十里至石門城屬任邱有先賢子路宿處碑又七里至閔張村又十

三里至任邱縣 廿九行四十里至莫州又三十里

至雄縣莫州本古州名今廢屬任邱縣自莫州至雄縣

中間皆為湖有長堤貫之人馬皆從堤上行堤之中有

鎮曰趙堡口

正月初一行四十里至白溝河屬新城打興又三十五里至

新城縣 初二行六十里至涿州打興又四十五里

至寶店屬良鄉 初三行二十五里至良鄉又二十五里

至長新店又八十里至蘆溝橋打野興又二十五里至

彰義門是夜宿孫長班家 初四至接待寺寓中

初八過堂

丁未南旋日記

三月初三同嵩來瞻武巽行跨驢出東便門午後至張家灣登舟少頃襄平皇人亦至時隨行者裝行李大車上徑

通州城：內擁擠車阻不得行明晨始至

按徐文貞張家灣城記曰自都門東南行六十里有地曰張家灣水陸之會也嘉靖甲子始築城東南濱潞河阻水為險西北環以濠

初六放船至張家灣南門初四五兩日因舟人有事故至是始放船

初七去河西務數里泊船

初八早至河西務晚泊楊村

初九泊丁字沽

初十早至天津衛午間過閘泊船閘外自張家灣至天津皆順水舟人謂之北河

十一泊靜海縣

十二泊馬廠

十三飯時至清縣自天津至清縣皆濁流其水從清縣西南而來自清縣東南則皆清流兩流合處如一線中中分又行三十里至興濟縣又三十五里泊舟去滄州五里十四早至滄州之南有朗吟樓多明人題咏晚泊馮家口此地東岸屬東平縣西岸屬交河縣皆河間府地河間府凡十六縣二州滄州八縣在衛河東岸景州八縣在衛河西岸

十五至泊頭

十六至東光縣

十七至桑園

十八至老君堂

十九至德州

二十至故城縣

廿一大風泊故城縣

廿二至甲馬營

廿三去渡

口驛十里

廿四泊王家

去臨清十五里

廿五

早至臨清日中進城泊船南板閘外南板閘臨清下閘也自天津至南板閘皆逆水舟人謂之御河即衛水也蓋衛水自河南而來至臨清而與汶合迤邐而北數百里至天津入海臨清一州為汶衛二水合流之處南板閘乃自京而南第一閘汶水北流出口之處也衛自臨清南門入汶自東門入汶衛合流自北門出廿六飯後過南板閘比暮過輒閘泊船閘外輒閘臨清上閘也又名新開閘

廿七飯後過閔臨清凡二閘二閔俱在城內日中抵戴家灣閘此閘屬清平縣東去縣四十里閘南月河上有來青寺：有觀音閣可遠望月河之制環繞閘旁水涸則塞水溢則開以殺水勢亦名洩水河凡閘皆有之

廿八廿九泊戴家灣守閘 三十早過戴家灣閘日中過土橋閘又過梁家鄉閘晚去新閘里許水淺不行新閘又名永通閘

四月初一飯後放船抵新閘口守閘 初二守閘不行

初三早過新閘日中抵東昌府閘口按碑記東昌即古聊攝春秋戰國時為齊之西境魯仲連射書處也漢為東郡唐為魏博地濟深環東清衛遶北城中有五層樓：名光

岳取挹三光而齊五嶽之義或曰取有光東岳之義城東閘河東岸有三元宮極壯麗嘉靖時進士丁懋儒碑文云三官之神國朝祀典所不載有天地水府之說有上中下三元之序意其神蓋古之司天司地治水有功德於人者如蓐收句芒之類後人承訛習舛因有三元之名云

初四初五泊東昌府守閘

初六午後過東昌府閘更許抵李海務閘

初七早過李海務閘至周家店閘

初八早過周家店閘飯後過七級上下二閘至阿城下閘

初九飯後過阿城上下二閘至荆門下閘

初十早過荆門上下二閘飯前至張秋張秋屬陽穀縣一

名安平鎮有城船皆從城中過飯後至沙灣沙灣有河決口其水自全龍口來今已塞然此處河面甚闊是日適遇大風折柁舟幾厄幸同幫者共救得免夜過戴家廟聞又過安山閘

十一飯後過靳家口閘日中至袁家口閘

十二十三泊袁家口守閘

十四午後過袁家口閘又過開河閘更許至北柎林閘

十五午後過北柎林閘至南旺分水龍王廟按碑記南旺湖即古大野週迴百餘里跨漕東西其東湖跨汶南北南曰蜀山北曰馬踏大抵自北柎林直至濟寧其東隄外一帶大水皆南旺東湖也其西湖今已淤塞非東湖北自臨

清南板閘至分水廟亦皆逆水自分水廟以南則皆順水矣比暮過南柎林閘更許至寺前鋪閘

十六日中過寺前鋪閘午後至火頭灣閘是夜微雨自出京後至此始雨

十七晚過火頭灣閘因舟人訛傳荷蘭國進貢有捉船之倣不肯行

十八午後至濟寧濟寧即古任國其南城上有李太白酒樓乃太白與任城令賀知章飲酒之所有太白所書壯觀二字城外有古南池杜子美有游南池詩即此地也與太白樓相對自南池渡橋而南有報功祠西向祀諸水神及宋司空而下治水諸臣萬曆時有總理河道萬恭碑記曰

濟寧地當濟洸沂泗之交唐武德中尉遲敬德為盧龍節度使苦北地餉道之絕乃開呂梁夫呂梁者非孔子所舊觀龍門者尉遲公以其險類真呂梁故借名如東坡赤壁者云遡四百里而上及任為天井閘故尉遲公所建特堅緻不敗底石博厚專車刻云大唐武德七年尉遲敬德建而今治河者誤為元人分水創建非也元肉食者鄙襲唐人之誤餉上都向天水并而分水焉夫濟寧地聳與際徐境山巔齊洶勢便形利矣乃仰觀南旺而南旺地聳又與任城太白樓岑齊激水而逆諸南旺九十九尺胡可分水宋司空則從南旺分流焉而古天井閘故在然委也非源也報功祠逆濟寧南門而峙沂泗流於右汶濟流於左皆

匯於祠之前方折千二百里而入於安東注於海則報功祠寔扼濟洸沂泗諸水而襟帶於任按此碑叙地勢最悉蓋濟寧為汶泗合流之處其自城之西北而達於南門者汶之合濟而來者也自城之東北而達於南門者泗之合沂洸而來者也然詢之土人云泗水來處順治時已改從他道今未詳合於何處濟寧東去曲阜九十里

十九午後過天井閘

二十早過在城閘至趙村閘更餘過閘

廿一飯前過石佛閘日中過新店新庄仲家淺三閘謁子路廟午後過師家庄棗林二閘夜過南陽閘

廿二飯前過利達邢庄二閘飯後過洙梅閘自南陽至此

旁皆大湖在北地者為昭陽湖日中過楊庄聞至夏鎮午
後過閘泊關前按碑記夏鎮一名夏村亦曰夏陽此地為
沛縣之東鄙蓋一聚落耳自沽頭河淤塞乃改鑿新河以
通泗而夏陽南接邳宿北隣汶泗東界滕嶧西扼曹單遂
屹然為重鎮土人趙又如曰漕河自嘉隆以來凡三變其
始由魚臺穀亭過沛縣至徐州此舊路也繼乃經夏鎮至
徐州而不過沛是為新河最後乃從夏鎮冬東開泗河而
不至徐今自夏鎮東折而為八閘達於加口者此加河也
其東南流至徐州者有大隄塞之順治時雲間顧大申見
山有兩河書院碑文叙漕道始末甚詳西河書院者在夏
鎮城內乃齊魯之人見建以為朱公衡生祠者也朱公不

敢居故名為書院至顧見山又改為西湖書院併祀盛公
以下五人其文畧曰有今上御宇十有四載大申以屯部
郎中奉璽書視河夏鎮受事之初歷徐沛經滕嶧訪求新
泗兩湖疏塞故事邦之長老猶能道之其言曰嘉靖萬曆
之間河患屢告往：漕與河爭道河自西南決則衝曹單
橫射魚臺穀亭而潰漕之脇自北南灌則淤沛睢截徐泗
涸大浮橋而扼漕之吭於是欲議利漕不得不先議避河
南陽口新河之役自松陵盛公始也功未底夏邗怨讟上
聞落職去自是數十年無敢議改者世宗乙丑河逆溢漕
艘弗克達萬安朱公被命濬盛公未竣工言路有劾公虐
民者遣官勘議疏再上得報可留城之工以舉神宗之初

徐邳屢塞相原舒公鑿韓庄河四十里沁水劉公繼之復益洳口河百二十里咸以功鉅費繁中輟甲辰大開洳河遂成功於長垣李公云然人情紛紛李公幾冒不韙也議者謂松陵為萬安之權輿長垣為相原沁水之嗣美凡以去河漸紆則害漕日淺自洳流通而河自為河漕自為漕且漕資河之利而河不為害者綦六十載大申聞而嘆曰嗟乎當日賢士大夫之拮据荒度如此夫從古任人之難難於任事任事之難：於慮始暑雨祈寒民曰怨咨利未及身罔不騰口及觀厥成而億禛稱便也歷數前後經理雖由明君哲相始終倚任而諸君子之興而輟：而復集召尤叢謗曾勿利鈍之是計而身名之是圖以幾於永賴

者不誠忘身體國矯：烈丈夫哉傳曰以勞定國則祀之五中丞者烏可以無祀盛中丞應期吳江人朱少保衡萬安人舒少保應龍全州人劉司空東星沁水人李少師襄毅公化龍長垣人書院旁有聖廟及義學塾師教習其中官給廩餼亦南北所僅見又有金龍四大王廟極壯麗有姚公希孟碑文大略言金龍四大王余初以為必龍神及觀所朱平涵相國所著湧幢小品載神事甚詳神姓謝諱緒宗謝太后之族兄弟四人神其季也見宋日袁隱居金龍山宋亡赴水死明初嘗顯神因得勅封云

徐文貞漕運新渠記曰先皇帝之四十四年秋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之北

水逆流歷湖陵孟陽至谷亭若干里其南溢於徐渺然
成巨浸運道阻焉萬安朱公衡奉璽書總理其事規復
沛渠之舊而時澗者為澤淤者為沮洳疏與塞俱不得
施公喟然言曰夫水之性下而茲地下甚不獨今不可
治也即能治之他日河水至且復淪沒若運事何名諸
吏士及父老而問計或曰道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
又東南至於留城其地高河水不能及昔中丞盛公應
期嘗議鑿渠於此而不果就其跡尚存可續也公率寮
屬視之果然馳疏以請詔報可允鑿新渠起南陽迄留
城百四十一里有奇疏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
當議之初上也或以為方命或以為厲民諱之以衆口

撓之以貴勢誣之以重謗脅之以危言賴先皇帝明聖
不怒不疑公始得竭智畢力以竟厥初志然則茲渠之
成固公之力寔先皇帝成之也昔禹治水盡舍其前人
堙塞之圖而初為疏導之說彼其驟聞者豈無或駭且
謗乎惟舜信之深任之篤至八年而不二禹是以得建
萬世永賴之績則洪水底平雖舜之功可也而虞夏之
史臣與後世之文人咸知稱禹而莫知頌舜其得為探
本之論哉贊其議者河道都御史潘公季馴謂

廿三飯後過關比暮過韓庄閘自夏鎮至此旁皆大湖疑
即赤山湖也夜至得勝閘

廿四早過得勝閘日中過呂梁閘午後過萬年庄閘夜過

丁家廟閘

廿五早過頓家庄閘飯後過侯遷閘午後過臺兒庄閘泊船

廿六飯前過加口晚泊窑灣口

廿七飯後出董家口自窑灣口至董家口中過駱馬湖駱馬湖至宿遷西數里入河董家口及在駱馬湖口西數里舟人云河水盛大時輕舟可竟出駱馬河口至宿遷不必由董口也日中至宿遷宿遷在河北岸河自西而來至此乃折而南益河口數里一折此其一也晚泊崔鎮是夜大雷雨

廿八早泊桃源東岸守風不行晚泊三岔

廿九早進清口泊船禮神清口乃河淮交會之處河自北而南淮自西而東至清口乃合流而東船入清口西行逆流半里許乃折而東南行順流至天妃閘西有甘羅城故址閘南有大湖閘北即河淮交會之處兩邊皆以隄障之以達於清江浦午後過天妃閘晚至淮安泊閘外淮安九三閘向在清江浦及板閘近因撤閘差但委於淮海道故移在府城外清口金龍廟有蘇茂相碑文其畧曰國家歲轉東南數百萬之粟以實天府皆出淮安清口以達於北清口者黃與淮交會處也黃濁淮清必淮足抵黃流始無壅天啟丙寅春茂相奉璽書來董漕務五六月間南旱北霽淮勢弱黃挾兩驟漲倒灌清江浦高郵之墟久之

泥沙堆於清口幾為平陸中間僅一泓如線 閩外有漂
母祠韓信釣臺 三十守閩不行

閩四月初一守閩不行 初二午後過關晚泊涇河

初三泊高郵 初四日中至揚州過關泊船 初五

早至瓜州飯後過江至鎮江夜泊丹徒自天妃聞至瓜州

二閘皆順水 初六泊奔牛有明初王慎碑文云距毗

陵城西三十里而近為奔牛堰沂堰水西行又百八十里

歷雲陽達京口為鍾河其地勢東傾蓋堰不足以時蓄洩

也古嘗於京口呂城奔牛為三牓莫詳其創建之始考圖

志丹徒水道自六朝來通吳會隋初壅塞煬帝時有詔浚

治則是牓在齊梁前已有之宋陸放翁謂自創為鍾河時

三牓已具其說近是

單鍰曰昔人初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

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初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

不制是故初堰以節之以通漕運

初七早至常州泊毘陵驛前巽行上岸另覓小船至江陰

余五人日中開船夜至洛社 初八至新安 初九

日中過泚墅閔晚至蘇州泊胥門連日皆大雨不上岸

初日十飯時過吳江晚泊王江涇 十一飯後至嘉興

午後至平湖二更餘至家

丁未南游日記

六月初二飯後開船至邑

初三午間同仲宣自邑中開

船至嘉興寓王心宇家

初四薄暮下船

初五至雙橋

初六午後至杭寓昭慶天香房

十八飯後叫湖船至出

山埠陸行至江干埠頭徐龍浦家寫船薄暮下船 十九

午後過富陽縣又行四十餘里泊船是夜大風雨雹 二

十午後至桐廬縣又行二十餘里泊船 廿一飯前過嚴

子陵釣臺晚泊嚴州富春驛前 廿二至蘭溪縣 廿三

早在蘭溪開船行二十餘里至水皆家灣因舟子家於此

泊船不行 廿四午後過龍游縣停步驛又行二十餘里

泊船 廿五飯後過衢州府又行四十餘里泊船 廿六

日中至江山縣薄暮宿清河屬江廿七午後在清河起早

至石門街 廿八早過江郎山日中至峽口打中火午後

過窰嶺至保安橋 廿九早過仙霞嶺至廿八都打中火

日中過楓嶺一名大竿嶺自清河至楓嶺皆屬江山縣楓嶺以

南則浦城縣地此乃浙閩交界之所 午後過五顯嶺至

九牧鋪 七月初一至仙陽鎮打中火晚至浦城縣 初

二早出浦城縣東門行二十五里至富嶺街打中火又行

二十里至洋頭清湖橋擔夫不熟此路至此不宥行 初

三在洋頭另僱擔夫步行十五里至前洋此地有一路可至龍泉又

五里至南坑又五里至河源河源乃浦城慶元交界之所

又十里至過打鼓嶺至上源 初四在上源另僱擔夫回天

雨不行 初五飯後自上源步行五里至湯縣又十里至

上滌打中火又十里至中滌又五里至下滌又五里至竹

口自洋頭以來山路崎嶇至上滌地稍平 初六行十五

里至新窰又五里至山後嶺又五里至棘蘭隘又五里至

菊水打中火又二十里至慶元縣 八月廿七飯時在慶

元縣起身晚至竹口 廿八至上源 廿九至富嶺街

九月初一天雨不行初二自富嶺起身行二十里至草鞋

嶺又十五里至上湖打中火又二里至周家堂此地屬閩

浙大路走浦城者在此分路又十里至仙陽街又十五里

至魚梁 初三早過九牧日中過五顯嶺又行數里有盤

天嶺走永豐廣信者在此分路又行里許至楓嶺打中火

晚至廿八都 初四行十里過小竿嶺又二十里至保安
橋打中火又四十里至江郎街 初五日中至清湖寫船
初六自清湖開船晚去衢州三十里泊船 初八早至龍
游驛前午後至蘭溪又行十五里至女埠 初九飯前至
嚴州驛前又行二十五里至胥口屬建德又三十里至鈞臺
謁嚴子陵祠又四十里至桐廬縣 初十日中至富陽縣
日風大不行 十一日至江頭上岸至出山埠途遇王子
和年兄坐談片時遂叫船至昭慶 十七夜至家

按志慶元縣五季時為松源鎮王審知據閩奪而有之迄
宋屬處州龍泉至寧宗慶元三年吏部尚書胡紘請於朝
以所居松源鄉為縣遂以年號紀名故曰慶源元曰之至

明洪武三年復屬龍泉即以縣治改為慶元巡檢司至十
四年復為慶元縣隸於處州府自縣治至本府四百里至
本省一千餘里青田在其東北浦城在其西北東至福建
壽寧縣界九十里南至福建政和縣界五十里西至福建
松溪縣界三十里北至龍泉縣界五十五里東北至景寧
縣二百里蓋三面隣閩惟北則距龍泉景寧四塞皆山縣
脉發於正南天馬山逶迤曲折從西轉東直抵縣治南控
霞帔北引象山温陽聳其左右龍蟠其右仙桃列於東南
薰錦山二峙峙於西北大溪自東以北滌迴波瀾旋繞縣背山
多田少地僻民稀舟楫不通市無奇貨民惟重本薄末農
圃之外無餘事也故上戶貯蓄以為富中戶力耕以自給

下戶佃耕食其羨餘而已是以富不至巨萬貧不乏食亦樂土也自宋南渡以來詩禮相承英才輩出魁天下而贊廊廟者代不乏人至明弘治以後人文否塞科第絕響縣治東有狀元坊為宋大觀庚申科狀元劉知新立西有尚書坊為宋紹興甲子科陳嘉猷立又按廣輿記王伯厚宋進士名應麟開慶間嘗充讀卷官得文信國卷亦慶元人

已酉隨筆

四月初八日起

凡人有事而我欲助之當置身事外不可身入事中

此戊申年

話山叔祖語

凡事不可輕隨人

此丙午年仲堅魯叔祖語

滔者天下皆是也君子欲卓然秉正於其間同類者必惡其相形我即未嘗有所激亦難免乎人之忌况又從而激之禍不旋踵矣夫秉正既必為人所忌而君子又不可以不秉正然則如之何曰其惟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乎學者不可不一日三復此言

此因四月初七過話山叔祖言及仕途之

難而識此

中庸云有餘不敢盡夫有餘之言非有背於理也特有餘

耳然君子且不敢盡此視詩人所戒斯言之玷者又加
深矣出言時不可不思此語四月初八日貞吉先生語而識此

司馬溫公我箴曰洞徹以解人之疑我洞徹非盡之謂也

言所當言耳四月十八

游戲之言斷不可出諸口嘗記永則戒人曰莫道是詼諧
其寔是輕薄此至言也或在我無心之言或偶犯人所忌
便恨不能忘嘗見朋友中往：有踰成隙者甚可懼也中
正之士一涉詼諧人便輕忽其亦何取於此哉近日此風
頗有亦有靜穆之士見衆皆詼諧我獨持正不洽於俗強
為效顰不知守我靜穆未嘗不可見重於人何必學此輕
薄乃為和衆耶四月十八日吉翁有所戒行此

在我不當以游戲犯人之忌或他人游戲之言偶犯乎我
之所忌則不可揣其有心而含愠也即或果出於有心亦
當自省不當惡人若我無愧於心耶彼人之言如浮雲之
過太虛耳何損於我若我不能無愧於心我方自修之不
暇而暇惡人耶四月十八

聖人論孝曰色難當親與己有不合之時色為尤難四月

廿三因吉翁言記此

人之待我有至陋者在我不可以陋處之有至刻者在我
不可以刻加之惟自處於仁禮可也苟我亦效其陋與刻
焉旁人或不見彼之陋與刻但見我之陋與刻即若人亦
且自忘其陋與刻但覺我之陋與刻其招尤而叢怨也多

矣即無論怨尤我平生之所自期待者何如乃效此輩所
為耶左傳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斯言可三復矣 五月初
二有感自警

春秋之義不責下責上不責小人責君子大易之義不憂
衰而憂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時可不戒謹 五月初二

施存梅為諸生時村居讀書嘗以糖粉食團誤食硯墨食
竟面盡墨不知也此雖不可為訓然亦可想見前輩用心
之專 七月廿三武林寓中吉翁談

貞吉云人之作孽莫甚於口我聞人多矣見語言尖酸者
罕有不逢天譴如縣西中丞公之後賢否不一今其子孫
顯者其祖父皆木訥者也惟瞻開最利口而今已絕矣嗣

端之無後也其亦由此乎故人惟若拙若訥為貴即真拙
真訥亦何妨乎吾在二十前見人能言者常自恥不如自
今思之亦正賴其不如也此皆聰明過人之病其言皆足
動人聽聞若彼肆言而無味者又不足論矣可不戒哉 七
月廿五

孝道至廣凡一舉一動不合於理為人所嫌詬及父母甚
可懼也 八月十五吉翁有感而言

作縣官為民斷曲直也而以賄焉失其職矣乃有兩造俱
無賄私心且不悅曰吾何為：彼徒勞是不惟失職且忘
其職矣豈不謬哉 八月廿七北寺寓僧有感而言不十日

收一僕則僕之親倚僕以橫於鄉里者不啻十人此十人

者又各有親不啻各十人是一僕收而為害者百人也豈不可畏哉

八月廿八開叔祖談

成大事者必資衆力故小事不可輕動衆當養之以大用也

廿八開叔祖有感而談

九月十二同子與自吳門歸由尹山橋而東南出尹山湖過吳淞江暮宿於同里因論東南水勢蓋從蘇州至嘉興自北而南者官塘也太湖在官塘之西吳淞江在官塘之東諸湖或在吳淞江之北如尹山湖是也或在吳淞江之南如龐山湖是也皆在官塘之東吳江縣乃吳淞江之首又古之水勢自吳淞而來東直抵於海自吳淞壅塞水不能即東乃折而南為澱山湖又南而為泖又南而東為黃

浦又東而北始達於海則其勢迂曲故常壅而為患

昔趙漸齊乘轎出至時家灣偶觸一秀才其人大罵漸齊出轎從容敬謝之罵猶不止從者皆不能平漸齊惟自謝過而已後數日罵者犯人命漸齊聞之曰我累之矣使我稍與之計較其人當自戢不至於此蓋惟知含忍猶非盛德之事盛德者須和顏色至誠以教誨之

九月廿二吉翁有感而談

學中之羅有祖也所以贍貧士也其弊也僅為奸胥所侵食而開借貧士之名以開報官府無一寔受其惠者而小民則不勝其病蓋收租之際學胥縣胥勒索無所不至故種學田者未有不貧既貧而亡則官為名佃名佃無有應者則着總甲開報其有力者則賂總甲以免所開報者必

貧弱之戶也故有學田之處附近居民無不受其累又學
田亦有條銀吏胥復借其名發米於行場以易價所發者
必濫惡之物而所徵之價或倍於常價則商賈無不受其
病矣 九月廿一北寺寓僧言

酉戌公車記

己酉十一月十一自家中到平湖 十五到嘉興 十六

同崧來駿功在嘉興開船泊閘口 十七至蘓州泊閘門

十八飯後開船泊閘外 十九飯後過無錫夜泊常州

二十飯前過丹陽夜泊鎮江西門 廿一早飯過江抵瓜

州上閘寫船行數里止 廿二早至揚州過閘因糧船挨

擠泊閘上不行 廿三夜移船東門 廿四薄暮始自揚

州開船行數里止 廿五飯前至露筋廟閘口因糧船塞

閘口乃復從外湖轉晚泊高郵北門外 廿六因大風不

行舊時運道在高郵北門外進金口閘逆運東北行無風

波之患近因連年水災閘內岸卑恐湖水淹沒乃塞金口

壬子九月初四日因往
淮上復過此則從金
口閘內行不支外湖
矣

穀梁天王狩於河陽
傳云水北為陽山南
為陽担至王家營每
担七多半渡河船一

聞糧艘自閘外送湖中北行遇風逆輒不可開 廿七早
出河口傍東岸行西望汪洋無際行二十里始收口：邊
東岸又衝决里許持畚插而築者如林傍西岸行東望亦
復汪洋無際舟人云此地名清水潭日中過界首被災之
民號呼道旁者猶纍：也晚泊劉家壩去寶應二十里
廿八早過寶應日中去平湖橋四五里水淺不行舟人云
因此地前後河道淤塞故閉天妃閘來水欲壑之以為挑
淺計也遣人至平河橋雇騾 廿九跨騾至淮安西門飯
店是日遇虞景銘年兄始聞劉夫子之變按淮安即古淮
陰駁功云山南曰陽北曰陰水北曰陽南曰陰 三十在
淮安雇小船錢價二至清江浦閘口登陸叫担度河至王家

錢三分

仰音養

營楊荆石驛店中寫騾價每頭四兩五錢銀色約九一
二王家營舊地因上年河患盡蕩為洪流此地移而東三
四里非復向時之王家營矣壁上有鴛河游子渡河作蓋
我鄉游者誌感也 十二月初一在王家營起程行三十
里至魚溝屬桃源打興又行五十里宿新集遇常州趙慎旃
諱申始知巽行之變初二行二十里至崔鎮又二十里至
仰化集打興又五十里至宿遷仰化集屬宿遷新集屬桃
源 初三行六十里至峒崕屬宿遷集打興又六十里紅至
花埠屬郟城初四行五十里至郟城打興又二十五里至大
埠屬沂州又四十五里至李家庄 初五至沂州打興宿伴
城集蒙山在伴城西北自伴城以北皆山路 初六至青

駝寺集打興宿塚庄集是日午後大雪晚復晴 初七至
蒙陰打興宿整陽 初八在整陽雇轎與駿功共乘飯後
始行晚宿羊流 初九在崔家庄打興宿泰安州在泰山
之南歷城在泰山之北萊蕪在泰山之東長安肥城在泰
山之西 初十至長城鋪打興遇沈仲舒宿張夏 十一
至杜家廟打興宿晏城自杜家廟以北皆平地無山路
十二至禹城縣西半里許打興宿平原二十里鋪 十三
早過平原縣又行三十里至曲路店又行二十里至黃河
涯打興自曲路店北至黃河涯兩岸高聳中間行道如溝
出溝即為黃河故道自西橫亘於東黃河涯之地在其北
晚渡德州河宿流智廟按漕河自德州東北行陸路自德
州西北行 十四至漫河鎮打興宿富庄驛 十五至高
家林 十六至河間縣北二十里鋪打興宿任丘縣 十
七至趙堡口因橋斷過船渡河打興宿雄縣南門 十八
早過白溝河橋至新城縣打興遇朱廉菴南歸又行三十
里至三家店此地屬涿州在州之東南 十九行三十里
至涿州又三十里至琉璃河打興又十五里至寶店又二
十五里至良鄉又二十五里宿常新店 二十午前至彰
義門至孫長班家遂定寓

庚戌正月十六過堂 二月初七進內城小寓十六復至
外城寓 廿八揭曉長班至鴻臚寺報名 廿九黎明進
朝謝恩於午門外行三跪九叩頭禮

閏二月三十至禮部領殿試卷

三月初一殿試黎明進至太和殿前行三跪九叩頭禮畢殿上傳策問下皆跪受起就位單東雙西皆立書

初三至禮部領三枝九葉頂

初四傳臚至太和殿前俟讀卷官朝畢鴻臚寺引諸進士分班跪下傳臚畢行三跪九叩頭禮隨榜出至東長安門外看榜

初六至禮部乞恩榮宴

初十領賞黎明至午門外跪受畢行三跪九叩頭禮隨穿便服至闕左門俟內院選庶吉士

十五黎明至午門外謝恩行三跪九叩頭禮

十六辰刻至國子監謁先師廟先行二拜禮皆鵠立俟三鼎甲至殿上獻酒二三甲首名至兩廡分獻畢復行二拜禮而退出廟門鼓吹彩旗迎至彝倫堂見祭酒在監者行四拜禮餘行二拜禮祭酒坐受臺上設酒餚拜畢各拈花易服而出是謂釋褐時漢祭酒李仙根

十七遣長班至禮部繳項

廿二會館迎賀宴於報國寺

四月十一午刻同崧來出都宿長新店 十二琉璃河打

六宿三家店 十三白溝河打六宿雄縣 十四任邱縣

打六宿河間北二十里舖是日過石門見先賢子路宿處

碑：旁有子路祠 十五減家橋打六按碑記其水乃滹

沱河支流宿富庄驛 十六漫河打興宿南留智廟此地
有太山行宮自四月十二至十八止香火最盛 十七早
渡德州衛河至曲路店打興宿平原南二十里舖曲路店
屬平原縣 十八行四十里至劉普站又十五里至禹城
西里許打興又二十里至禹城南二十里舖又二十五里
宿晏城 十九杜家廟打興宿張夏 二十行四十里至
長城舖又二十里至界首舖打興此地屬長清又四十里
宿泰安州泰安州去曲阜百五十里 廿一過汶河至崔
家庄打興宿羊流汶河在崔家庄之西北三四里南旺在
崔家庄西南不過三十里又按羊流三官廟碑記曰羊流
鎮乃司馬晉僕射羊叔子之故里西背徂徠東向整甫汶

水流其南泰岳環其北羊流之汶疑是汶之支流非崔家
庄西之正派也其水微甚俱平沙不若崔家庄西之汪洋
廿二涉汶至翟家庄又至新泰縣打興宿蒙陰翟家庄
翟字土人讀若追與宅字同音新泰店主人係里書其家
有條銀赤曆徵糧皆錢七銀三蒙山長一百二十里蒙陰
泗水費縣沂州所管蒙陰在山北其二縣一州俱在山南
廿三堞庄打興宿青駝寺集 廿四鷺庄打興宿李家
庄自鷺庄南行四里五渡河掌鞭云此即沂州河至李家
庄又東渡沂河疑一是沂之正派一是沂之支流 廿五
郟城打興宿紅花埠 廿六峒嵒集打興宿：遷馬陵山
在峒嵒集西土人亦謂之峒嵒山自峒嵒集至宿遷西即

駱馬河東即沐水行於二水之間土人云沐水自郟城而南過宿遷折而東北入海郟城北閔所渡之水疑即沐也沐水之西為宿遷界東則沐陽界 廿七仰化集打興宿新集是日遇雨 廿八魚溝打興至王家營渡河叫擔至清江浦擡花卷雇小船至板閘換船至淮安 河至王家營又折而東渡頭下船順流而南乃轉而東泊南岸 自清江浦至天妃閘水皆自西而東其北與大河止隔一堤民居皆在堤上 廿九暮泊高郵 五月初一暮抵揚州閔外 初二早步行過閔換船 初三早至在揚州開船至瓜州風雨泊江口不行 初四泊江口不行 初五風少息日中過江至丹徒鎮泊船 初六日中至丹陽適遇平

湖遇避投船者遂坐其船以歸晚泊呂城自丹陽以北皆逆水自丹陽以東皆順水然此間有江潮非一定也 初七日中過常州晚泊橫林 初八飯時過無錫自無錫以上皆順水至無錫則逆水過無錫又復順自此至嘉興皆順水矣晚抵閔 初九早過閔舟子尚畏吳門捉船不肯行 初十泊船不行 十一叫小船後席邛至盤門會葉子偉晚復從席邛至閔上 十二叫小船復至常州晚泊橫林 十三早至常州候韓撫軍不遇至趙慎旉年兄家慎旉尚未歸晤趙年伯曰留夜飯年伯諄諄以古道相勗曰做官如做文要反覆思維又曰立心第一事到不能兩全處寧失官無負心苟負心以全官獨不為子孫計乎又曰

事須叅酌衆論問之左右問之疏遠問之鄉紳問之諸生
庶無蒙蔽之患又曰官不可不清能清矣不可傲清而傲
取禍之道也又曰士人初入官不能知錢穀之數勢不得
不需人彼習知錢穀者未必能守道義中途晉吏便與閑
說及至任雖知差謬不肯舉摘若過於防閑又非疑人莫
用：人莫疑之道此處最難故平時算法亦不可不學算
法苟熟則人庶不敢欺又曰徵糧設立圖差以大弊之道
圖差必攬納佃戶之糧咨其侵食而不完納臨比支吾積
久便指為逃戶官府無從辨然業戶可逃而佃戶不可
逃吾在公安時凡稱業戶逃絕者喚佃戶至堂上責其完
納即以所佃之田官為立文契以與之無幾時業戶皆自

此法須先合魚鱗
黃冊為一方知田之
所在

今又有畏縣官越
訴之責乃愚上司
在衙提人者此更
當有法以處之

出願輸銀贖契縣遂無逃戶又曰在公安凡受詞訟必召
而勸之告之以官府之不能盡明胥吏之不能不索詐與
其受辱於官吏何如息一朝之忿為愈必不可已然後聽
之往：有懷詞而去者又曰良吏欲息訟則奸民必越訴
今日某上司下縣提人明日某上司下縣提人官反為之
奔命不暇無法以治之在公安凡越訴者臨起解時先令
其當堂具詞不能具詞者口授吏書代為具受而審之重
責其曲而越訴者然後解上司復諭原差俟上司審後必
帶回縣覆審於是人無敢越訴者又曰今之縣令惟逃人
盜案最易註誤此必嚴保甲保甲苟嚴凡本地人之出者
與異方人之至者皆有稽查則奸人自無所容庶可無二

者之患其法必責成總甲搃甲雖微賤亦必有良心須感之以德諭之以利害不可一槩輕賤凌虐又曰昔之積陰德者只在愛百姓今之積陰德者尤在愛紳衿紳衿中賢否不一不優禮其賢者何以激勵其不賢者乎馬培元宰武進秀才以文章見者必使公服見之於賓館坐以長凳其以事干瀆者必坐堂上而見之必服青必跪趙年伯諱繼鼎庠辰進士公安知縣以卓異升兵部主事 十四在常州開船 十五早至閔上自閔上開船晚至嘉興十六至家

右面成途中記此草書置篋中未及騰清壬子九月到淮上候陳夫子因中途登陸恐和匣極動以此稿塞之及送禮竟忘檢出越兩日自內發出始知之人之舉一動不可不慎如此附志於此以自警云

壬子淮遊記

八月廿八泊王江涇長虹橋 廿九泊蘓州楓橋 三十

泊橫林 九月初一泊丹陽 初二過江泊揚州關上

初三至邵伯 初四飯時至高郵晚至界首 初五至寶

應因淮安城西楊家廟決口未塞自寶應以北皆水涸不

可行 初六在寶應步至平河橋雇騾至淮安西門雇小

船至板閘寓三元閣 廿一在板閘遇海鹽曹年翁自京

歸詢知黃河水勢蓋河向自黃家嘴而南今決自黃家

嘴而東黃家嘴以南俱淤於是回空糧船乃自黃家嘴決

口順流而東復折而西逆流過王家營至清口自京陸行

歸者過辛集則非復舊路須沿河至黃家嘴渡決口復沿

河至黃家營聞徑從宿遷渡河至清江浦此路為穩黃家
嘴在桃源之下 廿三張繩其年兄自京水路歸過板閘
詢知董口久淤北來船皆出駱馬湖口繩其言京師交際
之無益及旁聽之弊皆可慨嘆又言王伯勉東籬之清節
為今日中流砥柱使人聳然 廿五南歸 初五至家

乙卯日記

正月廿四家中啓行更餘抵平湖泊船弄珠樓前廿五午
間到西門大人暨二伯父諸弟星佑送至萬陳橋而返夜
泊新豐 廿六飯時至嘉興進城謁郡君時嘉善周端
臣同在坐愚問及兩淮鹽政利弊端臣痛言割沒之弊割
沒也者割其鹽之多者而沒之於官也此本不可以定常
額自割沒定為常額而鹽商樂不勝其苦矣 廿七履平
杖吉先歸午間晤曹秋岳秋岳言時事之壞皆由不能收
拾人心如仙霞嶺之脚夫萬餘因亂無所得食而盡歸於
寇使早收拾其心而用之何寇之不可平哉 廿八早起
命定即同先生先歸午間至杉青閘祭神夜泊平望 廿

九早從太湖至蘇州進閶門於坊間見禮記大全買之午
後出閶夜泊望亭 二月初一早過無錫日中過常州夜
泊呂城 初二早過丹陽午後至鎮江過江泊瓜州下閘
候潮更餘過下閘 初三早過上閘日中至揚州泊驛子
行口 初四至驛子行候御藩家寫驛每頭四兩二錢
初五在驛子行起行偶吟古風一首曰豐亭隨遇去遲速
摠平常我今跨驛北萬事正難量所賴此方寸養之有微
長執卷對先聖猶如在家鄉時嘉興卜允文諱中孚同行
晚宿邵伯 初六雨不行日中始行夜至高郵途中成一
詩曰湖水正瀰漫風雨復連綿路上泥深尺僕夫不肯前
天晴何可期日中強加鞭長堤邈無極一步一盤旋整轡

坐驛背慄慄恐隕顛寄語當途者須知行路艱 初七進
高郵南門出北門過清水潭時西堤已塞東堤尚浩瀚如
故自東堤過浮橋至西堤復自西隄過浮橋至東堤蓋因
羽書緊急故築浮橋以濟糧艘仍自高郵西門後外湖行
或自六安閘或自界首口復入內湖有清水潭紀事一詩
曰去歲波濤上今年成坦途東堤雖未竣功成良已多羽
書旁午至暫泛浮橋過糧艘仍河行安瀾未可歌廟謨正
焦勞莫憂久蹉跎日中至界首打尖晚至寶應 初八過
平和橋二十里打尖午後過清江浦渡河宿西王家營前
歲過清江浦河勢洶湧今則僅如衣帶蓋河自黃家嘴決
而東在清江浦者止淮流也昔之淮合泗沂而始大今則

泗沂亦從河而東故淮流僅如此有過漂母祠一詩曰
屈淮陰一飯恩何事千秋耀姓名止為人間多涼薄爭傳
漂母到於今 初九至漁溝打尖後漁溝而北數里渡河
此河本平地因黃家嘴決口未塞故河流從此而東午後
至新集是日嘉興繆天時諱永謀始同行 初十至仰化
集打尖午後至宿遷走泰安州與臨清者至此分路宿遷
為馬陵山之足土人云其泥色有數種蓋即禹貢所謂厥
貢惟土五色也 十一循絡馬湖而西北行四十里至蔣
家店打尖又七十里至壩頭此地在直河東岸土人云直河
自郟城沂州而來南至姚灣口入運河其西數里即沂河
沂河小於直河蔣家店屬宿遷壩頭屬邳州 十二行四

十里至興隆集打尖屬邳州此地在艾山下又七十里至
馬蘭屯此地軍地屬沂州衛民地屬嶧縣此地東南去臺
完庄十八里 十三行四十里至陰平打尖屬嶧縣始晤
金子乾自打尖後行五十里望見運河在左至臨城集此
地屬滕縣西南去夏鎮二十五里 十四行四十里至新
集打尖又五十里至望塚集地皆屬滕縣望塚在縣治之
西五十里望土人讀若旺 十五行六十里至黃路橋打
尖屬鄒縣未至黃路橋約二十里道上山傍有石碑大書
盤古遺跡四字打尖後又六十里至濟寧濟寧古任國東
北去兗州府六十里兗州東北去曲阜三十里濟寧東南
去鄒縣七十里因思孟子中所記屋廬子之鄒是自此而

南然友之鄒是自南而北皆不過一日之程 十六行四
十里至康莊驛此屬廢驛濟寧州地西去南旺四十里因
兩不行繆天老言北人讀胡若呼讀吳如字讀何帶鼻音
讀馬若吳語之買讀聞如若讀翟如隻又如灼又如宰

十七行二十里至程村站屬汶上又二十五里至汶上縣
南門太平橋又二十五里至沙河站打興又三十五里至
東平州又三十五里至戴家廟閘屬東平 十八行五十
里至阿城閘打興屬陽穀繆天老自早分途自張秋過河
至開州又五十里至李海務過河從西岸行又二十里至
東昌府 十九行六十五里至豆腐王屯打興屬堂邑又
四十二里至三里舖復過河從東岸行至臨清新城南門

二十早進候卜年翁時金子乾在座言慕方伯之宰錢塘
收糧用井字式櫃一櫃有九眼每里自落一眼最為清楚
廿一午後出臨清北門至塔灣過河宿 廿二行三十五
里至油坊屬清河又三十五里至武城縣河西打興又五
十里至鄭家口屬故城縣南故城南二十五里 廿三行
六十里至劉智廟屬景州打興遇高子建走泰安者至此
合路又四十里至景州又二十里至漫河屬阜城北人讀
阜若吳音之武 廿四行二十里至阜城縣又四十里至
富庄驛打興屬交河又三十里至單家橋屬獻縣又十二
里至獻縣又二十八里至高家林屬河間衛見張秋工部
差役言沿河百姓供柳及閘夫淺夫載柳有各衙門勒索

之苦 廿五行三十里至河間府又四十里至新中驛屬
任邛打六又十里至古石門有先賢子路宿處碑又二十
里至任邛縣又二十里至香城舖見任邛縣告示催撥補
玉田錢糧此法甚不便曾記垣中有人言之不知部議何
故不允 廿六行二十里至莫州又十七里至趙堡口云
是趙北口此地乃任邛雄縣交界之所處大湖之中長堤貫之
諸橋連絡其間彷彿杭州蘇堤又十三里至雄縣又十里
至王克橋打六屬雄縣又三十里至白溝河又三十里至
新城縣 廿七行三十里至三家店又三十里至涿州打
六又三十里至琉璃河屬良鄉南界又十五里至竇店又
二十五里至良鄉縣 廿八行二十五里至長新店又五

里至蘆溝橋東門打六又三十里至彰義門進寓接待寺

寺僧號耐如

時匣中只有盤費二十二兩命孫長班到司務投

文書此人讀務若戶

廿九候子振見長班讀却若好上

聲 三十吏部示大選廕生小京官及截取各官各備五

人連名互結二張新填履歷籍貫并有無抗糧違碍等情

於次月初一日親身赴部投遞如不在截取之內併過期

續到者察不准收特示 三月初一到吏部文選司投供

時知縣一項在余前者有廕生一人及丁未吳一斐蘇堯

松陳國祝任辰旦曾崇科在余後者庚戌十四人屠又良

葉燮錢霞余雲來趙廷珪莊播李誼周之麟郭昂于棟如

陶虞颺曹燕懷周道泰夏晉序立階下聽唱名各將結狀

置桌上進士打拱舉人貢竟出 初二候李易齋諱誼年
兄言漢中之變起於不能駕馭時王輔臣奉經畧之命到
漢中進勦入見經略自筆帖式以下皆坐不為禮懷愠而
出軍士皆不平又其他待之多不堪者遂致大變蓋經畧
為人廉潔而短於應變可惜也易齋高陵人高陵在涇渭
合流之處涇在北渭在南涇陽縣在涇水之北去高陵西
五十里李讀甘肅之肅若胥候屠尹和年兄言今京官皆
仰給於外吏外吏以不多交京家官為妙無益後滋煩費耳
有臺省致書於邑令且寄以扇幣者邑令受扇反幣以一
金賞其使者曰外吏不敢通書以職名手本稟謝而已此
可法也故在京投供之後止可見房師其餘同鄉先達皆

不必拜俟掣籤命下之日檢當拜者於一二日內拜畢即
於近京州縣一遊俟領憑時始入謝恩即出不必逐處辭
行以省應酬之煩尹和之言蓋得之其族屠給事名粹忠
午間候見陳夫子送禮六色收一絹一箸回至乍子橋口
問長班乍字讀若灼又穿窄字讀若宰迎字讀若形 初
三程履常諱東來會言近例進士捐銀五百兩者以內閣
中書用捐一千兩者以中行評博用進士已選知縣未領
憑者亦照此例因十二月大選劉長發得平涼龍先得禮
縣裴天錫得狄道張楷得兩當許曰琮得寧遠皆丁未進
士故大司農特開此例 初七候趙年兄諱廷因談及毛
子晉家書籍其後人不能守皆賣於季滄葦錢牧齋以其

子孝廉今河南永城知縣上安不能守盡以其書予族人
錢曾亦賣於李滄葦又云牧齋初學集之外又有學
集其晚年之文大抵皆留心佛典在書坊見頁觀政要係
唐人吳兢所輯近日法若真所刊不過六簿本討價五兩
又常州人錢啓新字國瑞名一本所著象像管見五本討
價九錢 初九見和碩康親王題副都統麻哈達等于正
月二十三日率領官兵攻取桃花嶺招降偽遊擊張漢舉
桃花嶺逼近縉雲係要害之地賊既敗去遂於二月初七
恢復處州府城因賊衆尚在仙居縣路通縉雲桃花恐其
斷我歸路是以暫令綠旗兵丁屯守處州撤回滿兵協守
縉雲桃花復調台州兵丁酌量分布速取仙居縣考地誌

桃花是馮公嶺之隘名至琉璃廠見店上有柏鄉夫子所
著聖學知統錄二本格物致知解一本以九十錢買之
十一赴陳夫子酌談及寶雞之政甚言催科不可專事款
朴當委曲勸諭其極貧不能完舊逋者尤當設法通融如
豈麥布雜物皆準收納或以發公工食或隨時糶買民甚
便之又適遇府署傾圮例應各縣輪脩寶雞當用數千夫
舊皆私派於里長吏書佐貳皆以為勢不得不然躊躇夜
半躍然曰得之矣明晨悉點欠糧貧戶充之准給糧賈皆
歡呼從事所費比于里長僅十之二寶雞在鳳翔府之南
從棧中至漢中者必由之鳳翔在西安之西秦州在鳳翔
之西鞏昌在秦州之西興安州在漢中府之東南又言盜

不可不輯然今功令盜案太重報數多恐難於輯獲初報時須斟酌又言北方丁銀甚重窮丁宜與豁免不妨以殷寔者補之期于不虧額而止陳夫子讀賠若皮 十二會王伯和戚然有憂時之色 十五至報國寺集上有陳選小學集註羅念菴輿地圖因價貴未及買 十六赴柯素培酌素老言部例之可笑如初選官負有已領憑而其缺又為督撫別題者則繳憑於部而另選可也又必勒其到地方繳憑督撫督撫題進此何說也 十七同曹石閭見陳夫子陳夫子言熊敬脩張幹臣皆淡於理學熊簡默而張樂以告人張病篤時往候之猶憐之言之不已因出其所刊白鹿洞講義跋聖門戒律相示余携歸寓中錄之陳

夫子深言京債之不可借 十八晤屠尹和尹和述孫此瞻曰朝廷勤學前古所無坐處皆環列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嘗以太極圖說命日講諸臣各自具解以進一日命講性相近也孫對云性本聖愚一樣但此論義理之性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然却遠不多所以說相近上曰理義氣質有兩個性乎對曰理義即在氣質之中二而一者也曰這說得好于所坐室中顏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右曰以責人之心責己皆御筆自書 法亦彷彿歐顏於酒色俱無所好惟好獵自滇黔兵以來深以好獵為非益篤志於學見章奏有德邁二帝道過三王諸語曰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過戒群臣以後不許如此性最寬大

最明聰蓋過於世祖所望聖德更進振朝綱以及天下者則惟在勇斷耳 十九遊天主堂見西人利類思者自鳴鐘利送書三種曰主教要旨曰御覽西方要記曰不得已辨又出其所著超性學要示余其書甚多刻尚未竟 廿一南懷仁來答帖言去年所製渾天像在西天臺其木者則留天主堂振五同屠尹和來述屠芝巖之言曰作縣最怕是逃人督捕司不可不托一人每年以一禮送之如有逃人口稱有家口在該縣所托之人即密寫其人口供先付投塘報知如果有之則乘投差未到家拿起解不特可免累且有功矣如拿而不得則喚地方鄰佑嚴查一番捉差雖至亦必無所得可免失察之虞此最不可不留心又

言盜案不可輕報銷引不得不勒派此不過俗吏長常套午後胡存古以江西熊飛渭李基所刻元儒張養浩牧民忠告來 廿三同屠尹和至天主堂觀渾天球其製如鷄卵畫三垣二十八宿黃赤道於其上東西斜轉外為一圈以象地平渾天球半在其上半在其下蓋地本在天中今却在天外星本在天下今却在天上以人從外視之也蓋古之所謂渾天象者如此若渾天像則又不如如此西人於牆內畫一猫置管於牆中使人從管窺之則見猫在牆外余初不解其故尹和之僮見之曰管中所見牆外之猫非牆內之猫也指牆外所畫絕不似猫者曰此管中所見之猫也驗之果然蓋西人最巧算人從管中視與平視不同

故如此使畫猫於牆外則從管中視之反不似猫矣 廿
六胡存古又來言其令伯胡伯時諱右寅平生著述最富
藏書甚多因子不肖盡散失不存可惜是日大風晝晦
廿八南敦仁遣人送赤道南北兩總星圖同葉星期至馴
象所者象星期言居官要虛心又要耳根硬斯二者兼之
最難此至言也 廿九會周紫芝談湖廣形勢曰荊州維
與澧州相對然得澧而不得岳則運糧不便故今進取之
要在岳賊若失岳則澧亦不可守故其所爭亦在岳洞庭
入江之路在岳之西門長不過十餘里大抵江自荆至岳
由西而東也自岳至武昌由南而北也過武昌則又東矣
紫芝又嘆近日多以豐沛之人為才能甚有請盡停大選

諸途而用旂下能員如安撫新輔者聞朝廷大以其言為
不然所以得止又莫經畧雖操守有餘然力主撤藩之議
以基禍又蔑視漢人以至於敗亦豐沛習氣使然也 三
十同屠尹和至天壇游神樂觀在天壇之西者為先農壇
四月初一至報國寺買伍容庵逸我軒稿五本用銀三
錢 初二候陳夫子言少司農魏象樞人極方嚴又言做
官不可輕易出牌如一事有原牌有催牌又有催：牌原
牌有號而催牌未必有號迨註銷之日原牌銷而催牌未
必銷奸胥便因之有恐嚇鄉民之患 初三胡存古以舊
山東撫臣周有德撫東奏疏江西撫臣蔡士英撫江集及
許鍾斗集來求售留者未決蔡在江西奏免袁瑞二州浮

糧最為善政考其疏瑞自明初奸民黎伯安妄邀爵賞以
偽寇陳友諒索餉倍征之冊抱獻故爾遂為定額今雖灰
燼之餘無冊籍之可據幸瑞郡誌書尚存考其田糧則元
至治間共編糧一十二萬五千石有奇至明洪武間則增
至二十二萬五千有奇迨後少有增減猶額載二十二萬
四千有奇至今相沿者即此舊明全書之數也袁郡亦因
明初偽將歐祥歸附之時投獻冊籍誤以三升之鄉斗報
作官斗之十升今元明冊籍無存亦幸獲明之志書其所
載重賦顛末昭然可証順治十年九月奉旨這浮糧積欠
重困一方應從原額清汰以前朝三百餘年之苛累一旦
減免真可德也蔡係今湖廣總督蔡毓榮之父甲寅卒

初五至天主堂晤利類思以中星簡平歸規圖歸因前南
敦仁送星圖有時辰盤未知用法故以問利：出此圖亦
有時盤要將時盤中空白之紙畫鑿去單以內外二圈置
星圖上則時刻可考 初六候金子乾言其二令即諱洪
字振聲在舊總督白秉貞家坐館白甚文雅善詩性情亦
最謙和午後其令即來來答刺言白甚以侵欺一案為冤
每對人自誓言我即無賴豈忍奪饑民之物乎甚怨故大
司農米斯翰以為皆其所中傷又云白言時事之壞起於
不能收拾人心又方初變時不當分兵當并力一處俟其
平定又用力一處其言皆中理非漫無主張者其稱冤也
似可信今江西巡撫白色純是其同祖弟出京時憐：以

收拾人心叮嚀之

初八金君采

諱鳳

來答刺言海豐王

夫子之變寔由醫者朱冠侯之誤傷寒而誤用參也凌欲上來候知我鄉文宗考試光景可嘆也西人利類思以南懷仁不得已辨來送因前初五日愚曾以歲差及太陽過宮之疑叩之故以此書相贈讀之豁然西法曾未易吹毛午未間楊光先之說方行士子為歷法表者有云知平行實行之說盡屬陳羹考引數根數之談為俱海棗何輕易誣訶如此西人之不可信特亞當厄襪及耶蘇降生之說耳屠尹和來述趙禹玉之言謂府縣前酒館必當禁止省民間多少浮費又述屠芝巖之言謂戕百姓以奉游客豈人仁之所為又言地方鹽引有難銷者可與鹽商婉商蓋

渠所中之鹽非止一縣或他縣易行者不妨曲商通雄愚云衙役待之當極嚴又當體其仰事俯育之情尹和謂工食當全發早發愚謂工食固宜早發然讀蔡公士英撫江集云存留支給項款必京邊兵餉解完方許計及此又不可不知 初九到前門書坊內見胡致堂讀史管見是張天如所刻又見四書經正錄係無錫生員張雲鷺所著崇禎三年曾經進呈其大意專闢李卓吾之邪說亦似有識之士然閱其數處亦未盡純愚以一紙寫禮理學諸書如讀書居業錄困知記木鍾集及敬齋敬軒康齋整庵魯齋草廬之集徧問前門諸坊無有也 十二屠因和來言作縣遇上臺有急徵當鼓舞大戶先完不互敲朴小民紳衿

以名帖致意富民以花紅示勸此徵糧之一法也地方盜案多者宜令境內之船皆編字號冊上登記明白某字號係某人船或有發覺便易查究又約會鄰縣俱行此法此拜盜之一法也同尹和至程禹門遇禹門言王幼扶之在青浦也狎胥吏而深拒鄉紳耳目壅蔽宜其敗也大抵胥吏必使官府與士大夫疎遠然後彼方得肆其奸禹門又言徵糧用十聯板串則可無重徵之弊胥吏欲壞其法者必以為板則完納不能足數者即不便完此不可信也牛樞臣來陳子方諱延來言西事自臨鞏平慶至漢中俱不可問存者西鳳延耳甘肅西寧隔在河西則從邊外往來十三會利類思愚因閱南懷仁不得已辨云太陽在本

道永久平行一日約五十九分疑日一日行一度西法以一日為九十六刻則宜有九十六分如何云五十九分舉以問利云西法一日分為九十六刻一度止分為六十分蓋度自度日自日度止三百六十日有三百六十五故一日平行約五十九分也利又云要知曆法須盡看諸曆書西法諸曆書板皆在天主堂得數金便可全印見熊敬脩辭新命疏自叙前此欲歸未歸之情曰臣幼齡失怙病患嬰纏十日九疴又老母星皓髮常在床席故幾番講罷輒冒陳下悃蒙皇上面諭四書尚書講畢即允放回臣私心自幸以為庶幾得遂烏鳥之情詎意逆賊猖狂致屋宵旰主憂臣辱何忍言歸辭甚懇切愚前晤周紫芝渠所

述與此同 十四答雲間監生田晟沈道映帖皆云王幼
扶之在清浦糧極清楚以其每圖設一簿不相混也由陳
獻可之子億嘗為之料理見工部題奏銷高郵清水潭錢
糧事內云高郵州清水潭東西堤決口並西堤南口石工
先經總河王 題估工料銀二十九萬九千零臣部覆准
工完核減造冊題銷今該督王 疏稱東堤原估銀兩除
本工夫料用過外餘銀暫借新莊口應用其清水潭東堤
俟新莊口完工之日酌議興修 十五程禹門言松民有
大惑不解之積弊不肯完正額之糧而饋遺胥吏以為遲
緩之局茲茲土者須編處曉諭先去此弊然後可為也屠
尹和同丹陽一監生來言御史金壇徐君誥武盛德之士

十六子振來言北人讀陸與盧皆若路滿人言哈番者
猶漢人言官也 十七俞滿洲來讀必若比 十九以扇
筆箋送利類思止領一扇至葉星期寓所適武進莊厚存
設酌於葉寓因留余時同席者葉星期錢赤城俞漢乘趙
禹玉陶賡臣于隆吉郭 高子建星期述前與黃伯和減
介子同席減呼黃為年兄黃弗悅見於辭色其度量可知
星期醉頗有我醉欲眠卿可去之態時同飲者獨高子建
陶賡臣莊重以之趙禹玉 二十候子振借延綏鎮志
廿一候陳夫子言上司差役到縣堂上叩頭縣官立受之
口辭亦可惟撫院差役不肯叩頭多在後堂見又言錢糧
拆封後不可留庫中恐庫吏有侵取換色之弊到傾銷時

則銀匠受虧而不美之名歸於官又言印宜置身邊不可
置印箱內用印只須在衙內不必在堂上初到時姑令吏
書用幾次盖用印有宜正用者有宜斜用者有宜用在正
面者有宜用在反面者恐不知體式者過幾次便只須自
用若自家范迫則至親心腹者方可代用又言申上司體
有驗文有詳文驗文上有文書無書冊既申之後縣間無
把柄詳文則有文書又有書冊上司留書冊而發回文書
存縣作憑當度事體用之又言錢糧兵餉最急工食等項
次之倘本年錢糧一時不能盡征而且有上年舊欠者則
宜將本年所征盡解兵餉而於工食等項則用新舊搭支
之法在寶鷄曾行之吏胥皆言不便密申藩司不令之知

待其阻撓然後示之又言收糧時櫃上每里每圖要勿混
為妙 廿二答劉介人介人憐：以清心寡慾相規真作
令本原之論也又言完糧串根必要一存糧房一存內衙
方有查考至陶廢臣寓求其一帖與成耐微索迂言 廿
三赴陳夫子酌 廿四早至吏部過堂齊集東階上唱名
至中間正立道姓名鄉貫從西階下不打供 廿五黎明
進東長安門侍於東廊下俄頃銓部諸官皆至掣籤滿漢
尚書于東廊下西向坐侍郎傍坐選司諸郎在滴水下北
面坐筆帖式一人在滴水下南向坐籤桌至選司前先掣
名籤次掣缺籤時掣縣缺者九人先唱吳一蜚三掣皆江
南迴避最後得山陰次唱陳國祝得青浦次唱蘇堯松得

婁縣第四及余得嘉定而魯崇科則崑山葉燮則寶應李
隣則金壇張又良則扶溝任辰旦則上海陳夫子遣人至
戶部借嘉定縣由單送閱 廿七蔣莘田來議論侃々君
子也言未亂之先朝廷已決意捐蘇松浮糧而行九分考
成之法矣今之勢則又未能可惜也前阿總督出京時與
之言此二事及板荒渠亦深知此為民累亦以亂而未暇
今板荒尚可望捐 五月初一葉星期欲予代借銀予艱
堅辭之又力薦杭州莫與昌予亦不敢許也又廣鳴述沈
子升有外題之言吁世途險巇可畏哉 星期言張考父
已故 初二見臺中論捐輸疏有云常人之情所惜不過
資財所慕無如爵位如捐銀可以得官不但本人不復吝

惜即借貸亦肯相成吁是何言哉是何言哉 覽開州志
見開人王嗣虞字砥柱博極群書明天官家言精究古今
昏旦測候又以西洋法覈七政行度不失分寸著曆體略
數卷以明季曆訛入都至欽天監與諸曆官辨論諸曆官
皆服以明經擢知清源縣居官但據案嘯咏直指使者按
部方與客圍棋不出迎以是得劾罷歸又嘉靖時有王循
古註五經圖說獻於朝此二書當托孫青門覓之 初四
廣鳴言監生納銀先選知縣之議以明大司馬不肯而止
趙禹玉言常熟先輩瞿稼軒係錢牧齋之門人其晚節最
善然其居鄉暴橫貪淫不可言與錢相結為鄙錢在弘光
時所以不得志者則以馮銓阮廣大鍼在本朝所以不得

志者則以馮銓 廣鳴言中州人讀堡若補

陳夫子讀吳堡縣之堡亦

然初九曾崑山言惠州去東莞上一日之程陳清瀾子孫

甚多然知讀書者亦少其書板至今皆在 初十督捕李

贊元之門客史徵一者言李最留心防河曆法所著有河

防要覽又纂集天文書尚未成 廣明言浴前不可小便

此養威生之道 十一聞江撫題留五縣之信午後吳珂

鳴來會言接待寺乃徽欽初至燕京之寓所也 十二廣

鳴言曾有邢氏律曆考一書計二十八本賣與陳子近諱

修子近於曆學最精以此得疾而死蓋曆學微渺欽天監

以五官四科分任之而子近欲以一人兼之宜其病也廣

鳴又言曾受學於陳獻可得黃道銓一書又言獻可之門

銓疑是鈴字

人最高者為張御嘉秀水學生住嘉善之九里灣 十四

孫退谷先生遣人送考正晚年定論等書 周紫芝言武

昌知府于成龍向為同知行保甲之法最善其人居湊密

之處必親自查驗簡輿從步行不擾民其法十家互相保

其有不軌可疑之人不責十家之舉報但書無保二字於

其名下則其踪跡巨測可知然亦不據罪也呼其人諭之

曰汝自今以往要學好他日地方有事我必罪及於汝往

往多遠去者境內以清嘗出見負販者買肉四五斤問之

曰汝安用許多內家有祭祀乎曰有客耳曰汝不節如此

必至匱乏匱乏必借貸借貸多則不能清不能清則莫肯

借莫肯借則凶年無以為生無以為生則不能不為小盜

以漸至於大盜此何大長也責之五板而去 十五至吏
科畫憑掌科向外坐簷前另設一桌倡名至桌前投一供
狀一履歷于本桌上置一簿于簿上書一花押打一拱而
退不論何項出身何項官皆打拱與吏部規矩不同 十
九李金壇言汲縣為衛輝附郭有子擊磬遺跡曾崑山言
惠州博羅縣張萱前朝嘉靖時名賢也有西園集其書甚
多此與陳清瀾皆粵中大儒東莞博羅亦相去最近 二
十偶閱大學衍義補曆象之法二卷見丘瓊山取詩十月
之交註而不取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之註蓋瓊山亦未
知二說之一也又尚書註載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並列
為三重而不言其誰所作瓊山謂此李淳風所作 廿一

同蘇曾任李五人同至吏部具呈乞暫停領憑郭子抑言
寶應西直至黎城地方湖面濶百里寶應湖曰白馬湖高
郵湖曰甍社湖中間畧一斷又有射陽湖在寶應湖東七
十里邗溝在揚州西門外 廿三會胡世泓甲辰武進士

乃胡天文

諱振鉞
字景田

之子也世習天文科事其先後嘉靖自

興邨至京廣鳴言沈大文所輯聞一冊分別文章之體最
便于初學又言家中有楊光先諸書及西洋書九種 廿
五至報國寺買日躔表二本乃西洋曆書中之一種也讀
之始知郭守敬消長之說西法未嘗不用會白介玉年兄
白上書言招撫延安事在寓中候旨大臣多傾動願識荆
者余叩其大意大約言延安風俗剛勇易與為盜亦易與

義若得奉朝廷命往招撫則今之盜皆我精兵也王輔臣
豈足平哉不然大兵未足恃也其言可施行非孟浪者見
房戶部覆民王惠臣請開山西河南溫峪山等處疏云本
年二月內應州民武應元等呈稱邊遠山內出銀砂若將
一兩煉熟可得數錢銀洞甚深此利可得數千百萬兩等
臣部具題差往開採所得銀數不多恐有匪類之人聚集
濫行亦不可定議政貝勒大臣議停其採取奉旨依議在
案今王惠臣等雖稱在明末親歷其事俱皆熟煉我等指
資雇工採取如採得銀一兩交納六錢恐似邊遠山得銀
不多又恐有無籍棍徒聚集生事王惠臣等不赴部投告
越行叩閣應各責四十板奉旨依議王惠臣等俱從寬免

議又總河王履藩慕司疏云海口若上源決口堵塞黃河
歸正沙隨水去無煩另議疏通奉旨該部知道 廣鳴者
白年兄五星不能過戊午 廿九孫長班自吏部歸言部
中已說堂不叩缺矣早至增壽寺會曹達夫言信陽人劉
源由監生在楚中軍前効勞奏事至京甚有寵於朝廷金
君采言六味丸三十以後便不宜用蓋中用津瀉久服澤
瀉令人目盲 閏月初一始雨 初二至任子寓始見
部中覆稿同胡止水會漏刻科蔡九旌蔡言銅壺滴漏交
節氣始設平日不常設蔡言曆主古法不甚服西人夜大
雨 初三會吏部司務廊鴻知廿九部覆設堂原稿出於
滿人郝家宰以其不甚和平故初一又設堂改定今本會

汪鍾如言內閣書籍自明季來散亂無查考近因皇上至
內閣見其散亂命書清理故諸中翰日至衙門翻閱頗
費查檢 初四薄暮大雨 初五施埏寶趙州道州判曾
署江華^縣亭事因廣鳴來會廣鳴言侍衛中有瑣三者最有
寵 初六會曲阜朱年翁朱館於侍御王敬幾家為余借
得南懷仁靈臺儀象志其書凡十六卷內二卷係儀象圖
另為大板凡一百十七圖讀之始知西法不用指南針以
其尚有偏也 初八蘇年兄來言部覆已奉旨依議^{蘇字}
原名標 壬午舉人 初九李子正言北方之細米即稷高粱即黍也
又有一種叫黃米者則古所云粱也似細米而太白介玉
言粱即黍 非高粱也二人爭論不決^{以律管累黍之說}
推之則黍是圓者

高粱非黍之說是 初十孫長班取金吾左衛經歷司經歷加一級
王統印結束 十一至鴻臚寺投辭朝謝恩紙隨即至吏
部領憑俟唱名先投印結及領狀即受憑 十五發諭單

廿五出京廣鳴赤城晉度石墨介玉禹玉全送上轎晚
宿寶店 廿六至三家店打尖晚宿白溝河此地屬容城
縣 廿七至莫州打尖宿任丘縣 廿八至河間二十里
舖打尖宿商家林 廿九至富庄驛打尖宿漫河 三十
至福智廟打尖宿黃河涯 六月初一至平原縣南二十
里舖打尖宿禹城縣南二十里舖此地又名常家店 初
三至新庄打尖此地屬泰安州離州三十里晚宿泰安州
附癸亥過羊流問土人云至曲阜亦一百八十里 初四行至
過泰安州問土人云至曲阜亦一百八十里

中途遇子占得五月初六家信過汶水至崔家莊打尖宿
羊流遇嘉定監生朱祥發程時彥適張夫子至相會諄
以操守為勉又云游客多深可虞互求慕藩司一示禁之
又以關若韓為托又云徐健菴與藩司交最深與學生為
一人之交又云風俗奢靡當禁告許當禁又云事上接下
卑抗之間最宜著意斟酌按古碑云羊流寨南枕汶水不
知與崔家庄北之汶水是一是
二 初五過新泰縣至整陽打尖過蒙陰縣十里至保德店
宿 初六至垛庄打尖宿青駝寺 初七至鷲庄打尖宿
李家庄九兩涉沂水問之主人云沂水打一大灣故兩次
渡云在途中掌鞭者取黃米細米各一穗來看始知其種
之分 初八至郯城縣北十里舖打尖宿紅花埠 初九

至峒嵒打尖宿：遷縣戊午十一月南還十九日早自宿
遷起身約行二十餘里過一決口
又行十餘里又過一決口經古城道中見左是一小河右
是決河宿新興集蓋舊時所行新集一帶已沖沒矣附記
次日由魚溝初十至仰化集打尖宿新集 十一至郭家
道口渡河至三顆樹打尖宿西王家營錢爾載言陳億常
之不安嘗應山陝總督盧後峻之聘沿途謁見地方官為
一縣令所密稟而罷又言癸丑館選熊青嶽主之寔無私
而為徐健菴所賣者良多 十二早渡淮：水方漲雖黃
河仍行於黃家嘴而一望瀰漫非春初比至平河橋打尖
宿寶應土人有頌星期買辦之公者爾載言初政不互驟
用寬 十三黎明至界首打尖宿高郵州戊午十一月廿
二自清水潭暮
至高郵西堤已復十四黎明至邵伯打尖飯時至揚州下
決壞一丘汪洋

船薄暮放船至瓜州上聞 十五早過閘泊江口守風因
讀張文潛集最喜其冬日絕句云忽：新冬已一旬自憐
憔悴楚江濱滿前魑魅何曾禦尚愧無功作逐臣又離京
後作云淮畦沽酒兩三家春去芳叢有晚花莫道長安在
天上斗牛猶有客乘槎最不喜其江上絕句漫作一詩嘲
之云宛邱先生學頗純惜沒蘇士氏雜狂禪莫道紛：渾
是夢人生何事可茫然 十六泊江口守風看張集喜其
論漢曰文帝之所以裁絳侯者乃所以深愛之宣帝之所
以寵霍光者乃所以深害之論德宗曰德宗先討田悅是
先攻其堅故天下乳憲忠先平元濟是先攻其易故天下
定又論魯仲連曰孔子請討陳恒不可則止仲連以布衣

而出身救天下之患此墨子摩頂放踵之學論吳起曰起
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此主少國疑衆情未信時之所深忌
子產所以欲焚載書論商鞅曰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
心志有賤丈夫馬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効於耳目之
前于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効也剛壯勇力倍于
平時然不過數年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一日皆作而不
可制午後風少息渡江謁張太夫子拳：以操手關防游
客為言晚泊丹徒鎮 十七看張集喜其譏司馬遷之反
覆詳叙聶政荆軻竇嬰灌夫之事又論邴吉曰虜入雲中
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
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吉當曰

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
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
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
未之思歟又論趙充國云武帝戰匈奴之強而不能引匈
奴於弱而後戰唐太宗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勝之而未
可以無患故與之臨渭水而盟其後李靖以孤軍而功過
於衛霍之百戰惟投其時故也勾踐與范蠡謀吳勾踐不
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至稻蟹之變而遂起而不
疑此即充國之法也論李郭曰李光弼治軍行兵出郭子
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子儀能吐蕃謂父而
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拒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

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
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
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
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服其義光弼則市井之智盜
賊之謀有時而用此於伏人之道小矣漢高偽遊雲夢雖
能執韓信而信之反心自此深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
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後繼踵而起此非伏英雄之
道也按文潛之論李郭最正然其論治術則引老子曰將
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天之將寒也不以
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霰雪也天
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

炎烈也故聖人未有不尚乎術也此則蘓氏之餘習大抵
聖人言術必歸之道蘇氏之後言道必歸之術晚泊橫林
十八午後至蘇州晚泊胥門舟中爾載出朱錫鬯所寄春
秋意林抄本此書二卷係宋劉原父所著原父又有三傳
權衡一書錫鬯家亦有之 十九午間至嘉興



